

被尊为“兵圣”，却可能是虚构出的名将 《孙子兵法》真出自孙武之手吗？

□蔡辉

电视剧《狂飙》热播，带火《孙子兵法》。在剧中，善良的安欣警官向鱼贩子高启强推荐了《孙子兵法》，高启强在大受启发。高启强在和对手程程等博弈时，屡次采取“围师遗阙”“欲擒故纵”“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”等方法，颇见“学习成果”。一个没文化的小人物，突然变成斗争高手，难怪观众对《孙子兵法》感到好奇。

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军事名著，号称“兵法之祖”，历代名注家近200人，在海外亦有巨大影响。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流亡海外的德皇威廉二世曾读《孙子兵法》，看到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，感慨道：“可惜我20年前没读到这本书，要不然何至于有今天的结局。”唐代杜牧说：“将兵者有成者、有败者，勘其事迹，皆与《孙子》武所著书——相抵当。犹印圈模刻，一无差跌（失）。”

历史上真有孙武这个人吗？《孙子兵法》真出自他手吗？均无定论。以情理推断，《孙子兵法》不算难读，真有奇效，岂非人人都成名将？古人夸赞一本书，常过甚其词，但阅读是一个充满误解、歧义、模糊、遗忘的过程，谁也无法“完全掌握”，就算“完全掌握”它的孙武，一生也没啥显赫战绩。

可见，说读《孙子兵法》能成人生赢家，纯属偶然。

虚构出的名将？

孙武被尊为“兵圣”。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，《孙子兵法》成书于春秋末，是现存最早的私家著作，比《论语》还早。

留下两大疑问：

其一，《论语》多格言，《孙子兵法》却全篇散文，早出的文体竟比晚出的更成熟。

其二，《左传》记录名将甚详，独不提孙武。

宋代梅尧臣最早提出质疑，称《孙子兵法》乃“战国相倾之说”，方士冒名而作。苏洵亦疑，孙武言之凿凿，战绩在哪？全是纸上谈兵。南宋叶适则认为史上无孙武，“凡谓《田》穰苴、孙武者，辩士妄相标指，非事实”。

此后，李贽、全祖望、姚鼐、梁启超、钱穆等或曰“人存书伪”，或曰“人书皆伪”。钱穆认为，《孙子兵法》即《孙臆兵法》，真正作者是孙臆。

最早记录孙武的是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只有520字写孙武，称“孙子武者，齐人也，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，阖庐曰：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”。接着记录了吴王让孙武训练宫女的事，写法像小说，让人费解：《孙子兵法》无练兵篇，为何让孙武去搞新兵训练？

1972年，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，证明二书并存，孙臆、孙武是两个人。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共十八篇，司马迁可能看过此版本，“孙武练兵”的材料便来自《见吴王》。

由此推断，孙武可能身份不高，只是伍子胥的客卿，无法单独掌兵，仅做些幕后参赞、练兵等琐事，有军事才能，却无法获取战功。但此说亦不全面，春秋战国时，客卿中名将甚多，为何只有孙武落个“能写不能干”的下场？

“二桃杀三士”的是孙武？

司马迁笔下的孙武很模糊，晚他900多年的唐人林宝笔下的孙武却很清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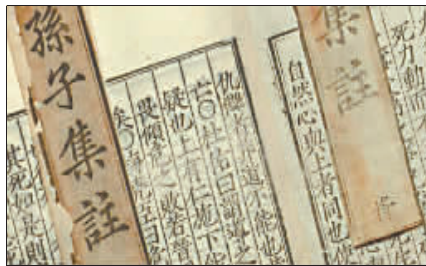
据林宝编纂的《元和姓纂》（成书于812年），孙武出自田完家族，爷爷田书（也写成陈书、孙书，陈田孙当时同姓）征莒有功，被赐姓孙，封在乐安（乐安在哪，引起故居之争，一说是唐代乐安，即今山东惠民县，一说汉代有乐安，在今山东广饶），后田、鲍四族谋乱，孙武逃到吴国，“为将军”。孙武还是孙臆的爷爷。

北宋欧阳修、宋祁编《新唐书》时，将林宝的说法直接抄入《宰相世系表》，清代学者牟迁相挖苦说：“随人儿戏，有妨信史。”《元和姓纂》是谱牒书，据家谱修成，用来分辨门第高低。汉末到魏晋南北朝，贵族与庶民身份对立，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家谱多伪托，林宝未深入辨析。

据学者李桂生的《先秦兵家研究》，从时间看，孙书不太可能是孙武的爷爷。孙武见吴王阖庐是公元前514年，如此年20



孙武画像。



明嘉靖三十四年锡山谈恺刊本《孙子集注》。

岁，孙书当60岁左右，可孙书于公元前484年被俘，90岁的老人为何还在领兵？

据《左传》，春秋时有两个孙书，其中一个孙书是田完四世孙，另一个孙书与田完家族未必有关（至少司马迁没敢这么写），他应是孙武的爷爷。古人搞混，或因刻意攀附，或因田完后代中有名将田穰苴，孙武成兵圣，貌似合理。

学者蒋豪推测称，据多版本的《孙氏族谱》，孙武即《晏子春秋》中“二桃杀三士”中的田开疆。晏子和齐景公合作，剪除豪门，孙武假装自杀，实则逃往吴国。

孙武知兵不奇怪

《晏子春秋》遭历代疑伪，但银雀山汉墓中，它被同时出土，说明至晚战国时已成书，但说孙武即田开疆，太过离奇。

孙武的历史不断“变厚”，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：无家族传承，孙武岂能知兵？孙武为何逃到吴国？他会不会打仗（田开疆战功赫赫）？

历史写作成了集体附会，后人反比前人知道的多：先给孙武找个贵族祖宗，再把田、鲍谋乱扯进来，最后孙武成了名将……从炎黄史，到夏朝史，都有类似“变厚”的过程，即顾颉刚先生所说“古史是层累地造成”，每代人都加入新创作。

其实，孙武知兵不奇怪。

春秋战国时，兵家传承分两脉，一是齐（管子、田穰苴、孙武等），一是晋（分裂后，魏多兵家，如吴起、尉繚、李悝等）。齐本东夷，好战，周朝建立后，姜太公的封国

在齐，军事传统深厚。

据学者李桂生钩沉，周代时人分五等，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和平民，嫡长子世袭，余子递降，天子余子封诸侯，诸侯余子封卿大夫，故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天子第五代余子成平民。但卿大夫可收士为家臣，保留贵族头衔。士的阶层遂膨胀，齐桓公设稷下学宫养士，兵家崛起。

先秦兵家分五派：一是司马派，重军礼军法，代表人物是田穰苴；二是孙派，重权谋，代表人物是孙武；三是吴派，契合魏国实战，代表人物是吴起；四是太公派，重黄老术，有《六韬》《三略》；五是管子派，军政合一，有《管子》。

“齐人好议兵”，五派居四，就算孙武非名门之后，也可能写出《孙子兵法》。

是兵书，更是哲学书

《孙子兵法》何时问世？一说春秋末年，一说战国中期。此时战争模式大变，从早期征伐、灭国，转向争霸。当天便分胜负的车战渐少，从山地等出奇兵突袭成主流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多处提到“势”，此字出自战国中后期，此前写作“执”，但《孙子兵法》只提车战，无骑字，又似春秋末期状况。

《孙子兵法》可能非一人、一时写成，但它谋篇较完整，又似独立创作。

《孙子兵法》既是兵学著作，又是哲学著作。孙武延续并发展了《易经》中的思想：

首先，强调德性优先。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主张“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”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。

其次，慎战论。《易经》主张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”，孙武也强调：“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”

第三，整体论。主张整体去看战争，而非只看战争本身，强调“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”，源于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。

第四，计谋论。一改春秋初“崇尚军礼，以仁为本”的陈旧军事思想，强调诡道，即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”，强调“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”，契合“变易”思想。

此外，《孙子兵法》强调“避实就虚”“以柔克刚”“适可而止”“不争善胜”等，均通《易经》。

爷爷抄了孙子的书？

《孙子兵法》与《易经》的主动融合，大大扩展了应用场景，从小众军事读物，变成大众哲学读物，人人能从中获益。代价是，只谈大原则，金句多，论证少，很难应用到实践中。这让《孙子兵法》变成万能解释框架，后代注家只能点赞，无处可批评，

不利兵学进步。

学者关万维在《〈孙子兵法〉成书时间新证》中，对比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《孙臆兵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，认为传说中的“孙子抄爷爷”（即孙臆抄孙武）无据，更可能是“爷爷抄孙子”，比如：

“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”，在《孙臆兵法》中两次出现；

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委军而争利，则辎重捐”不通，扔掉辎重为何能诱敌？在擒庞涓之战中，孙臆用过此计，《孙子兵法》只抄结果，没抄战例；

《孙臆兵法》提出“君令不入军门，将军之恒也”，似是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君命有所不受”之源；

《孙子兵法》罗列多种计策，无战术意图和应用前提，《孙臆兵法》则与实战联系。

《孙臆兵法》中记录了桂陵之战、马陵之战的细节，难编造，《孙臆兵法》中无抄袭《孙子兵法》处，《孙子兵法》却有抄袭《孙臆兵法》的痕迹。孙臆是一代名将，孙武却拿不出像样战绩。

据司马迁记，《孙子兵法》共十三篇（他应读过十八篇本，但记为十三篇），《汉书》中，《孙子兵法》扩成八十二篇，另有图九卷。汉代三次大规模整理兵家著作，宁滥勿缺。

三国时，曹操重订十三篇，即今本，所选篇目与银雀山汉墓中的本子均能对上，但删掉的69篇不知其踪。

不能“拿来就用”

《孙子兵法》在汉代被“封神”，有客观原因。

汉代早期政治中，儒家斗争激烈，兵家与法家同源，早期法家人物之师多是儒家，相关思想融入兵家著作中。兵家只谈军事应用，不谈治国，双方都能接受。

兵家成显学，齐脉压倒晋脉。钱穆先生说：“东方齐鲁学人，大率尚文化、重历史，其学风对象，以整个社会为主……至三晋之士，则其目光意气，往往仅限于一国，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。”《孙子兵法》成了兵家代表。

随着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兵家也渐被边缘化，直至衰微。

据学者熊剑平在《〈孙子兵法〉海外接受的特点和启示》中钩沉，因文化差异，一些外国学者批评“慎战”思想是“胆小鬼”；还有学者指责《孙子兵法》“只是短小、精干的格言警句”“没有描绘实施的细节”……这些评论不公允，甚至有偏见，但批评使人进步，反而加深我们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解。

一些专业学者都读不太懂《孙子兵法》，高启强就更难读懂。《孙子兵法》谈具体操作少，谈思想方法多，不能“拿来就用”，更不能“快速见效”。高启强后来心狠手辣，更多来自他的底层生活经验，非《孙子兵法》之罪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